

主 婦

Dostoevsky 原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主 婦

Dostoevsky 著

白 萊 譯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

主婦全一冊

實價洋五角

Dostoevsky

白 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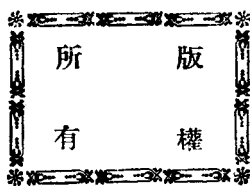
光華書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著者

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第一篇

(一)

阿爾頂洛夫最後決心要換一換他的寓所了。他同住的主婦是一個窮而且老的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辦小差使的。她因為某種原由離開彼得堡，動身往一個遙遠的省區去和親戚們同居，在本月一日阿爾頂洛夫寄寓的時期滿了以前。往下住着直等到期滿，這青年人惋惜地思想着他的老寓處，而且覺得煩惱，因為一定要離開牠們；他窮然而寓所是貴的。在他的主婦去了的次日，他拿起他的便帽，出去溜逛彼得堡的後街，看住宅大門上豎立着的所有的招貼，情願選擇最髒而且人最稠密的

一帶房屋，在那里常有較多的機會在某個窮租戶的一小層樓上找一個小住處。

他找了好久，非常細心地，但是不多時新的，幾乎不知道的，感觸臨到他了。他起初輕忽地，心不在焉地四望，接着便注意，最後竟帶着極端的好奇心了。大街上的羣衆和慌擾，喧聲，動作，對象的新異和他的地位的新異，所有城市生活的瑣屑的日常的瑣事細物，如此地厭煩對於一個忙碌的彼得堡人，他消磨他的一生於徒然的努力之中，永遠不能藉着勞苦，藉着汗以及各種別的方法，獲得一個暢適的小家庭，在裏面平安地，靜靜地休息，——這一切的無味和厭倦在阿爾頂洛夫心中正相反地喚起了一種溫和的喜悅和寧靜。他的灰白的兩頰開始漲着一陣輕微的紅暈，他的兩眼開始好像帶着新的希望似的發光，他深深地熱心地吸着冷冷的新鮮的空氣。他覺得特別地快活。

他常是過着一種安靜的十分孤寂的生活。三年以前，他受了學位之後，大半能自由行動了，便去看一位老人，他只是間接地認識了他，他等了好久，穿號衣的僕

人們纔同意把他的名字遞進去第二次。於是他便走進一個黑暗的，高聳的，而且荒廢的房間，這些看來陰沈的房間中的一個，仍然可以在那為時代所保留下來的一般舊式家庭的大邸中發見的；他在那個房間裏看見一位灰白髮的老人，掛着各種的勳章，他就是他的父親的朋友兼同事，是他的保護人。老人遞給他一小捲票子。這成了一個很小的數目：這便是他的祖傳的產業拍賣還債後所剩下的一切。阿爾頂洛夫漠不關心地領受了他的遺產，永遠離開他的保護人，走出到街上去了。這是一個冷的，陰沈的，秋天的晚上；這青年人彷彿作夢似的，他的心為一種不自覺的憂傷碎了。在他的眼中有一道火光，他覺得發熱病似的，一陣熱，一陣冷。他計算他的錢能夠化兩三年，或者甚且減去一半口糧夠化四年。天漸黑了，而且開始下起細雨來。他租下他所碰着的第一個住處，一點鐘之內便搬進去了。他在那裏把自己關起來，好像是在一個修道院裏似的，好像他去棄了這世界似的。在兩年之中他變成了一個純粹的隱士。

他並不自覺地變得怕羞而且不喜社交；同時，他從來就不知道還有另外的一種生活——充滿了喧鬧和吵鬧，不住的激動，不住的變化，牠正請着他，而且早遲是不能免的。不錯，他不能夠避免聽見牠，但是他從未知道牠，也從未找着要知道牠：從童年起他的生活便是例外的；而且現在比向來都是更例外的了。他被那最深沉，最無壓的熱情吞噬了，那熱情吮着一個人的全部的生命，然而並不為像阿爾頂洛夫的一般人在實際的日常活動的境內預備任何好處。這熱情便是科學。同時牠消耗着他的青春，以牠的慢慢的，醉人的毒藥損害他夜間的睡眠，劫去他的滋養的食物和新鮮的空氣，這東西從未侵入他的悶人的住處。然而，被自己的熱情迷醉了，阿爾頂洛夫不願去注意牠。他年青，而且別的沒有什麼求的。他的熱情使他在外界的生活上成了一個嬰兒，而且當他必須給自己在人們中間弄個地位的時候，他完全不能夠強使別人站在一旁。有些機伶人的科學在他們的手中乃是一種資本；但於阿爾頂洛夫科學乃是一種反對自己的武器。

他與其說是受了一種合於邏輯的，限定清楚的研究和求知的動機的鼓舞，還不如說是受了一種本能的衝動，直到現在他所做的其他各種工作，甚至於最瑣屑的，都是這樣。就是在兒童時代人們都以爲他奇怪，不像他的同學們。他從來不認識他的父母；他應忍受同學們的粗魯殘酷的待遇，這是他的古怪的，冷慢的性情激起的，而且這使他真正地冷慢而又乖戾，漸漸地他在習慣上變得越發越發隱避。但是在他的寂靜的自修室從來就沒有什麼秩序和系統，甚至於在此刻還是那樣；就是在此刻他還只有藝術家的最初的狂喜，最初的狂熱。他爲自己創造着一個定則，這纏繞在他的心中多年了；朦朧的，渺茫的，但極其慰人的一種概念的像，成爲一種新的，明瞭的形狀，漸漸地在他的靈魂中現出來了。而且這形狀渴望表現，攪擾着他的靈魂；他還是怯懦地覺出牠的發端，牠的真理，牠的獨立：創造的天才已經顯示出來了，牠正在集合力量，正在成形。但是具體和創造的時候還遠着哩，或者很遠，或者簡直不可能！

現在他在大街上走逛好像一個隱士，好像一個逸士忽然從他的寂靜的荒野來到喧譁的，咆哮的城裏。一切事物在他看來新而且奇。但是他如此遠離那在他四週洶湧着的，嘩啾着的一切的世界，他對於他自己的奇異的感觸並不奇怪。他好像並不覺得他自己的隔離；正相反，在他的心中發出一種快樂的感情，一種迷醉，好像一個在長期禁食後有了酒肉放在面前的餓人的銷魂；自然，雖說這是很奇怪的，像換一換寓所這樣的一件小新事竟能激擾而且驚動任何彼得堡的居民，甚至於阿爾頂洛夫，但是道理是在這：他幾乎就沒有做過出門帶着一個實際的目標這麼一回事。

他漸漸覺得在大街上走逛有趣了。他好像一個 Flâneur 四外張望着一切東西。但是，就是現在，照常是無關緊要的，他讀着那鮮明地陳在他面前的圖中的含意，好像讀着書行中的含意似的。每種事物都打擊他；他並沒迷失一個印象，以注神的眼睛審視過路人的臉，注目四週一切東西的特點，而且親愛地聽着人們的言語，好像在每種事物中證實那在寂寥的夜間的死寂裏所作成的歸結似的。時常某種

小事印入他的心上，於是發生了一種意念，這是第一次他覺得煩惱，他這般地活活的把自己葬在小洞裏。這一切事物移動得更快，他的血脈充滿而且迅速，他的心智此刻急速地，恬靜地而且勇敢地工作，那心智曾經被寂寞所壓抑，只是藉着盡力的，得意的活動始得鼓舞而且興奮起來。並且，他有了一種不自覺的渴望，要將自己擠進這個生活裏去，這個生活于他是這麼新異，他直到如今只是藉着藝術家的本能知道了牠，——或者更正確地說，先見了牠。他的心開始帶着渴望愛與同情本能地怔忡着。他更加注意地看着從他面前經過的人；但是他們是生人，心中有事，自己沉思着，阿爾頂洛夫的輕浮的歡快漸漸開始不自覺地消去了；現實開始重壓着他，在他的心中喚起一種不自覺的恐怖與威嚇。他開始因新的印象的飽壓而疲倦了，如同一個病人第一次愉快地從病床上起來，而又暈眩的額下，爲動作所昏迷，爲在他身旁騷動的羣衆中的五光十色，生的旋轉與喧嘩所疲乏。他開始感覺得抑鬱而且不幸，他開始充滿了恐怖，爲了他的一生，爲了他的工作，甚且爲了他的將來。

一種新的意念毀壞了他的安靜。這一種思想忽然來到他的心頭：他終生孤獨着而且沒人愛過他——而且，實在，他也不曾愛上了一個人。在他散步之初的時候，也偶得機會談話的幾位行人無禮地，奇異地看着他。他看出他們是把他當作一個婦人或一個非常特異的，反常的傢伙，這確是完全不錯的。他記得，他一到那里的時候，人人都常是有些不舒服，就是在他的童年的時候，因了他的多夢想的，頑固的性格每人都避着他，對於別人的同情於他永遠是難的，苛刻的，而且別人就沒有看出來過，因為雖說在他的心中有同情存在，但其中却沒有道德底的相同可以看得出，這件事即在他的童年便煩惱他，那時候他完全不像他同年紀的孩子們。現在他記憶着，回想着，始終人人都是把他撇下，從他面前走過。

他並沒注意這點，來到了彼得堡的一個角落，遠離城市的中心。在一個冷落的酒館裏喫了點飯，他又走出去逛了。他又穿過許多大街和方場。在牠們的那面展着長長的灰色的黃色的牆；他開始並碰不着富足的房屋而碰着十分傾毀的小房屋了，

離在這中間的有宏大的工廠，巍巍的，煤汙的，紅色的建築物；帶着長的烟筒。這四周是荒涼的，一切東西都好像兇惡而且怕人，至少在阿爾頂洛夫看來是這樣。此刻已是傍晚了。他走出了一條長的邊街，進入一個方場，這里立着一座教區的教堂。

他並不打算便走進去。禮拜剛完，教堂幾乎是空的，只有兩個老女人靠近入口處跪着。總司事是一個蒼灰髮的老人，正在熄蠟燭。西沉的夕陽的光線從圓屋頂上的一個窄窗上流下，以眩光的海漲溢着一個小教堂，但是眩光變得漸漸模糊起來，聚集在圓屋頂下的黑暗越發黑，金黃的聖像便越發鮮明地閃耀着，反映着燈和亮的搖動着的光。在一種深沉的抑鬱和悶窒的情感中間，阿爾頂洛夫在教堂最暗的牆角靠着，而且立刻沉入好忘鄉了。當平衡的，沉重的兩個人的步聲在屋中應聲的時候，他蘇醒過來了。他睜開雙眼，看着兩個前進着的人，一種不能述說的好奇心佔據了他。他們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少婦。老人身體高，仍然挺直，而且外貌健壯，

但是面目消瘦，且有一種帶病的灰白色。從他的外表看來，他會被認為一個來自遠方的商人。他穿着一件用裘緣邊的長而黑的上衣，顯然是一件假日的衣服，他鈕子不扣的穿着；在這上衣裏面可以看見另一種俄國式的衣服，鈕子密密地從頭釘到底。他的精光的頸頸為那輕率地結着的鮮明的紅手巾蓋着，手中擎着一頂皮帽子。他的稀，長，灰色的鬚鬚拖到胸膛，他的如火的，灼耀着的雙眼從他的蹙着的，上懸着的眉下閃射一道倨傲的，拖長的注視。婦人約二十歲，驚人地美貌。她穿了一件華麗的，藍色的，皮邊的短衫，她的頭蓋着一塊白緞的頭帕，在頤下結着。她雙眼下垂地在走，一種鬱鬱的尊嚴透過她的周身，而在她的臉的孩氣地溫柔的，和靄的曲線的美的外形中活鮮地傷心地反映着。在這驚人的一對中有種奇異的東西。

老人在教堂的中間靜靜地站着，向四面鞠躬，雖然教堂是十分地空洞；他的伴侶也照樣地作。於是他牽着她的手，引她到聖母的像前，這教堂就是奉獻給聖母的。祭壇上正輝煌着，蠟燭的眩光在黃金與寶石上反映着。教堂總司事是最後一個

留在教堂裏的，向老人恭敬地鞠躬，老人向他點一點頭。婦人在聖像前低下頭來。老人舉起聖像的座上掛着的帷帳的邊，蓋在她的頭上。一陣窒悶的嘆聲在教堂中回應。

阿爾頂洛夫被這一幕劇的莊嚴所感動，著急地等着牠的結局。兩分鐘之後，婦人抬起了頭，鮮明的燈光又照在她的迷人的臉上。阿爾頂洛夫驚起向前走了一步。她已經將手交給老人，他們安靜地走出教堂。眼淚從長的眼毛下的暗藍的眼睛中湧出，那眼毛反照着她的臉的乳似的蒼白，眼淚從她的蒼白的頰上滾下。在她的雙唇上有着一陣微笑的閃光；但在她的臉上有着小孩子的畏懼與神秘的恐怖的痕跡。她害怕地擠着緊靠着老人，可以看出她由感動而戰慄。

阿爾頂洛夫被他那新奇的一種甜蜜的久存的感情所淹沒，所苦痛，便迅速地跟着他們，在教堂的門間趕上了。老人帶着無情的粗野看着他，她也瞥視他，但是漠然地，並無好奇心地，好像她的心思被某種渺遠的思想吸收去了似的。阿爾頂洛夫

跟着他們，並不明白自己的行動。這時天色變得十分黑了；他距離不遠地跟着。老人和少婦轉入一條寬長的大街，滿是小販的貨攤，雜貨店，和小館，直達城關。他們又從大街上轉入一條窄長的胡同，兩邊有長牆，順着一座四層樓房的牆築的，從這樓房的門又可進入另一個也是大而且擁擠的街衢。他們緊靠這房屋行走，忽然老人回身不耐煩地看着阿爾頂洛夫。這位青年人不動地站着好像中鎗了似的；他自己覺得他的衝動的行為是何等地奇怪。老人又回顧一次，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他的威嚇的注視發生效力了，於是他們兩個，他和少婦，從院中的窄門進去。阿爾頂洛夫走將回來。

他是在最不悅意的心情中，而且煩惱自己，想他浪費了白日的時光，白白地把自己弄疲乏了，而且因了冒昧地將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擴大得到愚蠢的結果。

無論在早晨因了他的幽居的習慣他自持是如何地嚴肅，然而他遠遠避着在他的外面的——不是內部的——藝術家的世界中足以分他心的，足以銘刻於他心的，驚動

他的事物。現在他悲傷地，惋惜地思想着他的隱蔽的住處；於是他便被關於自己的不定的情形與眼前的奮鬥的煩焦和抑鬱所壓倒了。最後，他疲乏了，不能將兩種意念放在一塊，在夜晚時他往自己的寓所去，而且驚異地認實了：他要經過自己所寄居的房屋。目瞪口呆的，他擺着他的頭，困憊壓倒了他的漠然的心情，走上樓，最後達到屋脊下的頂樓。他在那里點了一隻蠟燭，——遲了一分鐘，哭泣的婦人的像貌活鮮地在他的想像中浮起。這印象是這麼灼熾着，這麼深刻，他的心這麼熱切地描摹那些和靄的，溫柔的人物，帶着神秘的感動與恐怖顫動着，在銷魂或孩氣的懺悔的眼淚中沐浴：在他的眼前有一層霧，一陣情火的刺感好像穿透了他的四肢。但是這異像存在並不長久。在狂熱之後，在銷魂之後便發生反省，接着便是煩惱，接着便是無力的憤怒；他衣眠不脫便躺在他的硬床上了……

早晨阿爾頂洛夫很遲才醒來，帶着一種易感的，怯懦的，抑鬱的心情。他急忙地預備妥貼，幾乎勉強他自己集中心思於實際的問題上，於是動身向他昨日巡禮所

走的相反的方向走去。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寓所，這是一個窮德意志人叫作斯皮思的一座小樓中的一間小房，這位德意志人單單的和他的女兒叫作提享的住着。收了一份定錢，斯皮思立刻將那釘在門上招引寓客的貼子取下，讚揚阿爾頂洛夫對於科學的專心，而且他允許自己要同他熱心地研究。阿爾頂洛夫說他當晚就要搬來。他從那裏回家，但是他變了心，轉向別方去了；他的自信心返回了，他笑他自己的好奇心。在他的著急中，這路程在他看來好像很遠似的。最後他來到他昨晚所到過的教堂。晚禮拜正在做着。他擇了一個幾乎能夠看見全場的位子；但是他所尋找的人物都不在那裏。等了多時以後他走了，紅着臉。果決地壓抑着他內心裏的一種不能自主的感情，他頑固地勉力要強迫他自己，要變一變自己的思潮。想着日常實際的事情，他記得他還沒吃飯，自己受着餓了，便走進他日昨所吃飯的小館裏去。在大街上他不自覺地遊逛了好久，經過擁擠的與冷落的胡同，最後走出來到了一塊荒蕪的地方，在這城市的盡頭是一座漸漸變黃的牧場的樹林；當死一般的靜寂以牠的奇